

跨越邊界

現代中文
文學研究論叢

張堂錡 著

文史哲出版社

跨越邊界

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

張堂錡 著

現代文學研究叢刊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跨越邊界：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 / 張堂錡著
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文史哲, 民 91
面; 公分. -- (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; 9)
含參考書目
ISBN 957-549-434 -2 (平裝)

1. 中國文學 - 現代 (1900-) - 論文, 講詞等

820.908

91007431

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⑨

跨越邊界：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

著 者：張 堂 錡
出版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<http://www.lapen.com.tw>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行人：彭 正 雄

發行所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印刷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一八〇一七五
電話 886-2-23511028 · 傳真 886-2-23965656

實價新臺幣二四〇元

中華民國九十一年(2002)五月初版

著財權所有·侵權者必究

ISBN 957-549-434-2

自 序

收在本書中的文章，除了一篇在淡江大學有關現代文學教材編寫的引言是發表於1998年之外，大部分都完成於1999至2002年間，也就是我取得博士學位並應聘到政大中文系任教這三年左右的時間。三年說短並不短，如今檢視，卻只得書中這十餘篇作品，想來有些慚愧。在未專任教職之前，我曾在多所學校兼課，最多時每週得跑六所大學，但那時上完課就回家，雖然累卻覺得還有不少時間從事寫作與研究。在不同學校奔波的路上，我常心中暗暗發誓，只要拿到學位，找一間大學專任，我就絕不再兼課了，屆時只要教教書，不必東奔西跑，相信一定可以有充裕的時間來從事研究。後來，畢業與求職都幸運地如願以償，但那路上奔波時所勾勒的「美好藍圖」卻似乎一直是在眼前晃盪的紅蘿蔔，覺得近得可以吃到，可三年來還是只能遙望而無法嚐到那美好的滋味。

不知道瑣事、雜事及重要的事竟會那麼多，而且多半是難以推卻的人情與責無旁貸的應盡義務。其中一年我身兼「兩」個社團指導老師（《系訊》及文學社）、「三」個導師（本系、實習學生、中學教師第二專長班）、「四」個委員會委員，同時教「五」門不同課程，如此一來，我不免自嘲，只剩下「一」個疲累不堪的身軀。這還不算閱卷、審查、批改作文、開會、演講、指導論文、參加學術會議等不定時但一定過量的種種事務活動。我當然已將所有校外兼課都辭卸了，藝文活動也都儘可能婉謝出席，連朋友間的應酬也都減到最低了，但分身乏術之感還是經常如影隨形。不過，真正讓自己覺得沉重壓力的是研究及寫作，而非以上那些「庶務」。一個真心做研究的人，其研究成果不如意，「忙」大概是最沒有說服力的藉口，唬得了別人，騙不了自己。因此，面對這本薄薄的論文集，我只能說是努力不夠，而非時間不夠。大陸某位學者曾說過一句「金玉良言」：「學術研究靠長命，不靠拼命。」我偶爾以此「自勉」，但總覺得「自欺」的成分居多，因為長不長命未可知，但不夠拼命則是事實。

幸運的是，教書、研究、寫作一直是我的最愛。幾年下來，課堂上的發揮已能得心應手，一些雜務工作也漸知應對進退，從住了十年的蘆洲搬到學校附近，省去不少舟車勞頓，每天在研究室讀書研究的生活簡直是一種享受。三年多來，門口的楓樹紅了又綠，尖頂已達四層樓高，我在三樓研究室，平視或仰望，都覺入眼盡是新意。楓樹旁還有木棉，木棉一側多株桂花，不時飄來暗香。說真的，對這樣的環境只能用「夫復何求」來形容。加上同事間相處和諧愉快，資源運用豐富，學校周邊青山綠水的自然清幽，中文系百年樓的詩意寧靜，知足與感恩的喜悅經常在深夜

讀書時油然而生。這使我對研究工作也一直有種「只得拼命向前」的期許。因此，這些年來，我還是拼命利用時間，陸續完成《現代小說概論》、《中國現代文學概論》、《編輯學實用教程》等書的寫作，雖然離心中理想仍遠，但畢竟說明了我所付出的心血代價，例如疏遠朋友，犧牲玩樂，以及漸增的白髮。不曾有過一絲後悔，反倒有種難與人言的自得其樂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也許那紅蘿蔔的滋味我正嚐著亦未可知呢！

書中篇什，仍沿續個人多年來一貫關心的學術議題，包括近代文學、現代小說、散文、客家文學、報導文學以及澳門文學。這些研究領域——尤其是「現代文學三十年」部分——在未來的歲月中，我會一直投入、耕耘，直到做出一些成績為止。其實，單篇文章結集成書的經驗並不陌生，如《從黃遵憲到白馬湖——近現代文學散論》（1996）記錄了我在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思索的軌跡；《文學靈魂的閱讀》（1998）在現代文學之外，客家文學的研究開始起步。而本書是最完整呈現我學思歷程的微型縮影，雖然有些課題只是點到為止。其中四篇是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的論文或引言；〈邊緣發聲〉一文是為《文訊》雜誌策劃澳門文學專題所寫的導論；〈聽見花開的聲音〉是受邀擔任澳門文學獎評判的觀察報告；關於現代／台灣文學教學現象的思索都是應邀而作，有現況檢討，也提出一些建議。至於書名定為《跨越邊界》，主要是書中所論觸及了現代文學、客家文學、報導文學及澳門文學等不同領域，特別是同以現代中文書寫的澳門文學，國內研究者屈指可數，我將它納入個人研究的學術視野，希望對另一個文學參照系的觀察能進一步豐富自己的學術趣味，跨越既有的研究思路。

此外，唐翼明教授、黃錦珠教授兩人同意將其對拙作的書評一併收入，特別表示感謝，文中的肯定與期許，自然也都化爲在學術這條路上堅持下去的動能。文史哲出版社彭正雄社長，多年來對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毫無保留的支持，常讓我感念不已。周遭師友對我的鼓勵提攜，《文訊》雜誌等編者們的刊出拙作，家人無怨悔地配合、打氣，均在此表示我深深的感激。當前社會所思所談均以「拼經濟」爲中心，而我只希望能站在一個邊緣的位置上「拼拼學術」，雖然學力有限，成果有限，但這本書的出版，是個記錄，希望也是個起點。

2002年5月寫於政大中文系

跨 越 邊 界

現代中文文學研究論叢

目 次

自 序	1
輯 一	7
跨越邊界——現代散文的裂變與演化	9
絕對個人主義的享樂——林語堂的讀書觀	27
清唱的魅力——略論王堯的散文研究	43
不只是溫柔——林徽因的美麗與強悍	55
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成長意識——以郁達夫、丁玲、巴金 作品為例	61
邊緣發聲——澳門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	67
聽見花開的聲音——第四屆澳門文學獎小說作品觀察	73
輯 二	81
從《異域》到《金三角·荒城》——柏楊兩部異域題材 作品的觀察	83

潮起潮落——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·····	105
從文類觀點看報導文學的幾個基本問題·····	113
雙重失落——論龍瑛宗的原鄉意識·····	125
新世紀，新典範——對台灣客家文學的一點期待·····	145
輯 三 ·····	149
探索與開發——1999年現代文學教學概況·····	151
現代文學教學的三化四熱·····	161
現代文學教材編寫現象之觀察與建議·····	173
台灣文學的傳播與教學·····	179
輯 外 ·····	201
戊戌之後——梁啟超、黃遵憲的生命同調與 思想歧路·····	203
讀張堂錡《從黃遵憲到白馬湖——近現代 文學散論》····· 黃錦珠·····	227
讀張堂錡《清靜的熱鬧——白馬湖作家群論》····· ····· 唐翼明·····	231
張堂錡作品出版編目·····	235

輯 一

跨越邊界

絕對個人主義的享樂

清唱的魅力

不只是溫柔

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成長意識

邊緣發聲

聽見花開的聲音

跨 越 邊 界

——現代散文的裂變與演化

一、文體：沒有邊界的邊界

散文與小說、詩、戲劇並列為現代文學「四大家族」的文類定位，似乎已是現代文學創作者與研究者的「共識」，然而與小說、詩、戲劇顯赫的中心地位相對照，散文長期以來以背景身份存在的邊緣性現實，卻又是難以掩飾的。陳幸蕙在編選九歌版《七十五年散文選》時曾說：「由於散文與人世相親，與生活格外貼近的特質，因此，仍是擁有較多文學人口的一種作品形式；被讀者接受的程度，似也超過了小說與詩。」她的觀察，可以從1983年起豎立於大型連鎖書店金石堂內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得到印證。以1998年度其文學類暢銷書前二十名為例，若不論外國譯作，則清一色都是散文作品，作者有劉墉、光禹、戴晨志、吳淡如、吳念真（《台灣念真情》）等（參見1999年2月號《出版情報》）。

散文作品受市場肯定的現象，事實上已是臺灣圖書市場持續有年的一個特色，張曉風就曾指出：「臺灣書市中散文作品暢銷且長銷，這與歐美圖書市場中小說經常高掛榜首的現象大異其趣，讀者決定買下來細讀而珍藏的是散文而非小說」（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·序》）。

但是，從現代文學研究的成果來看，卻又是另一番景況。以1988年至1996年為時間跨度，相關的研究專書（含學位論文）方面，小說有一〇六部，詩三五部，散文十部，戲劇九部；單篇論文方面，小說有四三二篇，詩三八一篇，散文五一篇，戲劇十一篇（參見羅宗濤、張雙英著《臺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》）。很顯然，散文在讀者消費與學界研究上一直是處於失衡狀態。何以學界對散文此一甚受歡迎、作品廣眾的文類會有如此漠視的現象呢？不止一端的原因不是本文要處理的重點，筆者要探討的是其中一項根本性的因素，即文體邊界的模糊。自五四新散文誕生以來，這個根本性的癥結始終如影隨形，它對現代散文的創作、研究與發展，都有決定性的影響。散文的擴張／局限在此，衰落／新生也在此。

身為現代文學四大文類之一，百年來對現代散文的文體義界始終模稜含混，莫衷一是。郁達夫說它是「除小說，戲劇之外的一種文體」（《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·導言》）；葉聖陶也曾下定義說：「除去小說、詩歌、戲劇之外，都是散文」（〈關於散文寫作〉）。現代散文誕生初期的看法如此，到了世紀末依然沒有太大改變。舉例來說，鄭明嫻在《現代散文類型論》中提到：「現代散文經常處身於一種殘留的文類。也就是，把小說、詩、戲劇等各種已具備完整要件的文類剔除之後，剩餘下來的文學作品的總

稱，便是散文」；大陸作家王安憶在〈情感的生命—我看散文〉中，開篇即解釋說：「我說的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散文，那種最明顯區別於小說和詩的東西。它好像沒什麼特徵，我們往往只能用『不是什麼』來說明它是什麼。」類此否定性的定義，似乎也就決定了散文不可改變的邊緣性地位。它「不拘一格」、「法無定法」的文體特徵，使它的邊界完全撤除，既可以是序跋書信，也可以是傳記銘文；既可以具備論文的雄辯，也可以兼納詩的成分，小說的片斷。沒有框架的自由天性，沒有邊界的邊界特質，使得多種文類都可能以不同的變異棲居在散文天地中。這也是大陸學者南帆所說的：「散文的首要特徵是無特徵」（《文學的維度》）。這是現代散文的宿命。無怪乎陳義芝在歷數一長串三〇年代的散文作家名單之後，會感慨地說：「他們大都拿著小說家或詩人身份證，而不標榜散文家。可見散文的藝術性格不完全鮮明，不像詩與小說有較極端的藝術潔癖」（《散文二十家·序》）。以台灣當代散文的研究為例，不論是文學史論述，還是個別作家研究，身兼詩人身份者（如楊牧、余光中等），反而較受矚目；鄭明嫻在《現代散文縱橫論》一書中，分論了九位散文作家，但其中的木心、余光中、林耀德、羅青、林彧，更顯著的身份還是詩人。

可以說，一個世紀的生成發展，現代散文的身份仍然相對模糊，人們仍無法在文學的疆土上找到散文的固定界石，這使得現代散文百年來的演化變異，充滿了不確定感。即使散文有源遠流長的優異傳統，百年來也佳作紛呈，但似乎並未建立起正宗文類的權威，這使得批評家或學者長期以來較少將注意力放在現代散文上，在審美藝術評論上，它始終缺乏小說、新詩般的龐沛陣

勢。由於沒有形成一個嚴密系統的文類理論，而多半流於一鱗半爪，散文就不易衝破其他顯赫文類的強大聲勢，脫穎而出。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局限。然而，弔詭的是，正因為它文類邊界的模糊，也同時開啓了多種可能性的空間，而使這種邊緣性文體，在現代文學分流裂變的歷史舞台上，吸引了衆多注目的焦點，甚至，有時候還能搶登文壇制高點。魯迅曾指出，五四時期「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。」這就說明了，散文這種邊緣性文體是擁有向中心挑戰的足夠實力。當它能躋身於文學殿堂，與小說、詩、戲劇相提並論時，它看似瑣細卻巨大的動能，看似淡雅卻輝煌的光亮，確實是不能被忽視的。

二、類型：跨／次文類的滲透紛呈

散文的文類邊界模糊，來自於「散」的先天本質。「散」意味著自由、開放、多維度、多面向，不拘格式，不泥套法。它的園地無限開放，百花齊放是恆常的景觀；它容許混合雜揉，且迴避陷入單一模式；他追求混聲合唱的寬廣音域，也欣賞個人獨唱的聲色多變。因為「散」，因為邊界防線的敞開，散文巧妙扮演了「文類之母」的角色，別具特色的散文體裁只要發展成熟，就會從散文的統轄下脫離獨立，自成一個文類（如報導文學）。鄭明嫻曾對「散」的特性有以下的說明：「散文之名為『散』，不是散漫，而是針對其他文類之格律而言，詩、小說、戲劇各自發展成充分必要的嚴謹條件，已走進一個有負擔和束縛的發展軌跡，而散文仍然能保持它形式的自由，也因此，散文的伸縮非常大」。大陸作家憶明珠在〈破罐——我的散文觀〉中，將散文比喻成「破罐」，因為「破罐可以容納各種雜物而無所顧忌」，指涉

的仍是散文此一文類在形式、內涵上揮灑自如的本質，以及具備各種裂變基因的無限可能性。

散文，就在這種文體的幅射開放、多元交融之下，成了可以任意進出的文學場域，人人都可以在此大顯身手，詩人、小說家、理論家可以輕易跨越自己的邊界蹣跚到散文之中。詩人余光中右手寫詩，左手寫散文，稱散文是「左手的繆思」；大陸詩人周濤則對散文的開放性有一形象的比喻：「在文學這個公寓裏，各種文學的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，被牆隔開；只有散文沒有自己的居室，它是客廳。誰都可以到客廳裏來坐坐，聊聊天，包括文學以外的人，但是客廳不屬於誰，客廳是大家的，它的客人最多，主人最少。」（〈散文的前景：萬類霜天競自由〉）。換句話說，在散文的王國裏，不需身份證，有定居的自由，也有遷徙的方便，不同的句法、詞彙、語境、表述方式等，都可以在散文的地域內交流、重組，而嶄新的文類也可以借助散文來加熱升火，另起爐灶。正因為各種領域的人（文學／非文學）都可以進入文學樓房的「客廳」，以各種話語方式交談各種話題，遂使得現代散文在跨文類／次文類上產生了比詩與小說駁雜歧異的現象。舉例來說，楊牧在《中國近代散文選》中，將散文歸納為小品、記述、寓言、抒情、議論、說理、雜文七類；鄭明娉在《現代散文類型論》中，將散文分成主要類型與特殊結構類型兩種，前者分情趣小品、哲理小品、雜文三類，後者包括日記、書信、序跋、遊記、傳知散文、報導文學、傳記文學七種；而楊昌年《現代散文新風貌》中，則歸納出十一種「新的風貌」：詩化散文、意識流散文、寓言體散文、揉合式散文、連綴體散文、新釀式散文、靜觀體散文、手記式散文、小說體散文、譯述散文、論評散文。分

類標準不一，歸納依據不同，理論系統未密，使他們的分類結果呈現「自圓其說」的困窘，原因仍然是出在散文的形體未定，定義難下。不過，在他們出入頗多的分類中，跨文類現象卻得到相同的重視。

散文與其他文體交融的嘗試，可以說自其誕生初期即已開始。像魯迅的《野草》、許地山的《空山靈雨》、朱自清的〈匆匆〉等，都是詩意盎然的散文，也是散文化的新詩。許地山的名篇〈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〉，擺盪於小說、散文之間，難下定論；賴和的散文處女作〈無題〉，也是「一半散文一半新詩」（葉石濤語）。類似的「變體散文」，從五四時期至今始終不絕如縷。像七〇年代余光中的〈聽聽那冷雨〉、八〇年代楊牧的《年輪》，即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名作。九〇年代以後，實驗性更強，從語言、內容到結構、題材，都與其他文類進行大幅度的融合，像林耀德的《鋼鐵蝴蝶》即具備了散文的形式、詩的思維以及小說的敘述趣味；簡媜《女兒紅》中有多篇已是散文與小說的混血體；余秋雨的散文集《文化苦旅》中的〈信客〉一篇，被收入《八十一年短篇小說選》（爾雅版）中；杜十三《新世界的零件》一書，更是詩、散文、小小說與寓言的大融合，成爲一難以歸類的新文體，而被稱爲「絕體散文」。跨越文類邊界的後果之一，就是如上述的文類「誤認」、「誤讀」的爭端難以避免。

除了文體之間的交互影響，散文也和非文學類的其他領域結合，如報導文學，它是散文與新聞學交融下的產物；又如傳記文學，它是散文與歷史學的結合體。必須說明的是，魯迅、朱自清、許地山、賴和等人「變體散文」的出現，是一種「不自覺的